中庸諺解 全

中庸

程子以爲不易之謂庸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以爲庸平常也是不爲恠異二先生於庸取義之不同如此乃若中庸之旨必有一定之趣固非兼賅兩義則讀者又不可以兼取兩說也明矣朱子說中既同程子而獨於庸而異者蓋雖不敢遽廢程子之言而意有所不合焉故耳究其所以不合亦非有他謂夫未允於理焉故耳然而不明言程說之所以未允已說之所以爲允直兩著其說是殆使後之學者不免於坐受其黮黯矣若以爲識之明者當有以察知吾姑不敢云云則不但世之蒙識多而明識寡得以察知之難一或有明者察之又

必不獨敢於朱子之所不敢辨其是否以示於人然則中庸之所以爲名物且不復得明於世乎夫名之必有實也物之必有理也書者乃古聖賢因此名物所設義以辨乎理而著乎實者也後之讀是書者知名而後可以求其實知物而後可以察其理知物與名而後可以識其義之所設今所謂名與物者尚不可得以知又何從而察其理而求其實以識其書之義乎是其書雖存而與未有同豈聖賢惓惓爲人之意哉竊嘗慨然反覆以求乎此庸之爲義有不在於前兩說者假如前兩說是庸爲中之釋訓非所以備其未全之義也夫中固爲天下不易之定理矣又豈有或非平常而爲恠爲異者

乎然則此止言中果已足矣抑何所爲而又必曰庸雖不言似乎可歟嗚呼似乎可以不言而顧不得不言其必有不可不言者存焉耳苟求其所以不可不言之故庸之爲説也無難知者矣今按庸恒也其曰中庸者既欲事得其中尤欲恒持於此而無暫時之或失也盖人於一事一物有處之能得其中此固善矣然苟不能於事事物物恒求乎其中而不失則雖有一時之善亦山蹊之介然者耳至於日夜滋蔓之茅交纏而并塞亦無如之何即終於下愚而已故聖人立此爲訓以覺萬世在於書則精一之義與此表裏精爲中一爲庸在於此書則首章所云道不可離者已揭而示之道者即中也

不可離者即庸也學者果能執此名物以察其理而求其實亦可以識夫一篇所設無非此義其庶幾不失矣金農巖曰彼說庸恒也欲恒持於此而無暫時之或失此與朱子平常之義相似而實不同盖朱子所謂平常而不可易者以道理之當然者而言也彼所謂恒持而無或失者以人之行道者而言也此正其大段差異處竊謂中庸之義只以第六章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觀之可見其以道理而言言人就事物辨別道理以求所謂中庸者而不能持守於期月之間耳若如彼說庸是恒持不失之義則所謂擇乎中庸者固已不成語而且既曰庸矣又何以不能期

月守耶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者授與之之謂也性者心明所受之天理與生俱者也天有顯理物宜之而爲則以此理則授與於人爲其心之明人既受天理明於其心是可以考察事物之當否矣苟處事應物能必循乎此無或違焉則其行於事物也有通達而無阻滯譬若衢路然故謂之道也然曰事曰物既有大小輕重親疎尊卑之不等人之禀氣又不免有愚智賢不肖之異則間多不能循乎是而行乎是者故聖人爲此本乎已之所自循權乎人之所當行修而明之品節其緩急次第以立天下之大法以覺其

不能循者即父子君臣三綱五常之教是也人皆知天下之有大法而獨不知聖人權乎人之所當行而設也則是其蔽也若反之其心而察之以理之顯思所以行乎此者當如何而可則斯無難於得矣既得乎此其於設教之意審其若準的之在前可以不迷乎其所嚮即此書之所爲作而子思於此原本而言之欲人之易知也○註謂命爲令令謂爲授與何也令之義不明故也如授之爵亦謂命之爵也註謂性爲理令不同何也理明于心爲性在天曰理在人曰性名不可亂故也曰理曰性曰道曰教論其致究其歸卒未嘗不同但不可亂其名名亂則或失所在本末之次第無以明所言之義

也註言性兼人物今去物而獨言人何也雖物亦有性
但其爲性也與人不類無以稱乎五常之德兼言物非
中庸之指故也註言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爲道今亦
但言人者何也中庸言人而不言物夫中庸之爲書也
以教人而非以教乎物人可教也物不可教人能知道
物不能知道也註言性道雖同氣禀或異今但言禀氣
之異不言性道之同何也只言禀氣之異則性之同也
不言而自明且道是率夫性而得非有生之初與生俱
者也若曰性道同而氣禀異則是道也又將與氣禀對
立疑乎受之於天然則性與道之辨亂矣其所云不能
無過不及之差者亦無以識其何謂也註言人知事之

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所固有者裁之也今亦不同何也事非有道人之行乎事者有道教非因吾所固有者裁之乃裁吾所當行也謂事之有道則疑於道在事而不由乎性謂教之裁吾所有則疑於修性而非修道也

金農巖曰按某所解性字語意黙昧有未可曉者而性者萬物之一源非人之所獨得也故章句解天命之性必兼人物而言今某只言授與於人而遺却物字是天命之性人獨有之而物不得與也是全不識性命之理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即行之所循乎其性性即心之所明乎天理人固不可於斯須之間或悖乎理則見其不可於斯須之間乍離夫道假使離之而無悖於理斯亦不足謂之道也凡人於衆所見聞皆知爲善而閑惡此亦非待他人推導指挽而後能特吾心自明於理有以辨善惡之當否又知人心皆同彼之知吾所爲之善惡亦猶吾之知彼所爲之善惡故外懼乎人內察乎理循而行之而自有餘耳然不誠乎善者或於隱微私竊爲惡以濟其欲謂衆之所不見聞雖暫爲不善不至爲害殊不知悖理離道之實形於四體之動作雖欲掩之而終不可得手目衆

多如見肺肝其亦惑之甚也苟戒愼恐懼乎此而能不失焉則是無須臾之離於道而爲善之必誠也○註言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今不同何也不可故也夫言性也而曰理言道也而亦曰理是性與道之情同而不得其辨也上之言道曰循天性之自然則日用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此之言道曰性之德而具於心是前與後之說異而不得其一也若道爲天理之本然則當曰心具道之謂性不當曰率性之謂

道若道爲性之德而具於心則日用之間當率道而後可也不當復言乎率性盖理根於天道行於事性之所明者理而所發者道上以稟於天下以施於事本末之分不可亂而先後之位不可易也今欲易其位而亂其分得不使人而惑乎夫道之所以爲名爲其循性以行猶夫路也而若謂之性之德而具於心則即非循也又非行也固不可以復有乎道之名也向所謂道者以其率乎性今所謂道者以其爲性之德向所謂路者以其行乎事物今所謂路者以其具於心具於心者尚可謂之路歟且道既爲性之德而具於心雖欲離之其可得乎夫所貴性之德者不以上智而有所加不以下愚而

有所闕故中庸之學唯率性之爲務今乃憂夫性德之有所離夫以性之德尚不可保其存亡則其存焉者固幸矣設而不幸其有不存者雖欲率之將何所從乎且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誠如是也又非人力之所能離也抑道既爲性之德而具於心則物又何從而有之物將取之於人乎人將分而與物乎皆未可知也其以不睹不聞爲萬事皆未萌芽寂然不動之時者尤爲可疑夫既一心寂然矣雖欲戒懼將何所寄既戒懼矣又何云寂然不動也其曰道與非道相對待離仁便不仁離義便不義者則固是矣然又謂未發時說義理不得纔說義理便是已發是未免於前後矛盾其於辨義又恐

未安既知未發時說義理不得何以曰離仁不仁離義不義既知離仁離義之是為非道何以又曰是未發時工夫也且戒慎恐懼獨非義理之一乎夫戒慎恐懼既不得不為義理之一而又是思慮之深者則不可曰思又別也蓋戒慎云者是當事而不敢自放恐懼云者是當事而憂其失墜固未有無事而有戒慎恐懼之端設或事未及到猶為先事而慮存心於當否得失之間所謂戰兢淵氷是也豈有茫然無一事之或及於其心而忷營危慓之若是者乎得無恍惑為病而不自得歟為是之未可也而又有不須說得太重只是畧略收拾及只主宰嚴肅之云夫既曰戒慎曰恐懼何以見其但有

略畧收拾之義也畧畧收拾猶爲思慮之用已非寂然不動若其一念不動萬事未萌之時則又無可以用其心者即果如所謂其爲主宰之嚴肅者不幾於枯槁之無知乎彼天理之本然者既爲吾性之德而具於吾心之内蓋有雖欲離之而終不可離者今乃憂其不存而必欲存之憂其或離而欲使之不離無乃教人以枉用其心也既以註說爲不然矣亦有一言可明中庸之意乎天理之本然爲吾心之明有行焉而循之則是爲道其或行而不循則爲離道離道則悖性悖性失其所以爲人必於不睹不聞而戒懼者何也人羣居顯處知所著耻不敢恣爲不善至於隱微也則不見所嚴其心肆

焉而輒為不善此已離道離之又離狃以爲安則雖顯處羣居亦將不復知有羞恥而人道盡滅矣故必令戒慎恐懼乎此者所以防微杜漸而使無須臾之離於道也道至於無須臾而離則中庸之能事畢矣其所以成位育之功者不外乎此矣則註之所以失者亦有由歟以執涵養之說而不得其所謂也夫涵養者修身正已沉涵善道以養其心之謂也其見養之明效著驗則所謂心廣體胖者是也又安有一念未萌而可以爲涵養之功哉孟子之論養多矣其言養浩然之氣曰以直又曰是集義所生其言養心曰莫善於寡欲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其為失養之說則以

朝晝之所爲梏亡猶斧斤之於木也然則其曰直曰義不在於修身正已而可在於一念未萌之前乎曰寡欲者不在於修身正已而可在於一念未萌之前乎其以失養謂在於朝晝之所爲猶斧斤之於木也則其所以得養者亦不在於朝晝之所爲乎夫養之得失心之操舍存亡之幾皆在於朝晝所爲之如何則何得曰存天理於一念未萌之時也又其言曰麰麥播種時同而熟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夫物必待其所悅而後得養是以體以芻豢而得其養心以理義而得其養麰麥以雨露人事而得其養今則不然於蕩蕩空空萬事

未萌之間而用夫似有似亾之意以爲略略收拾之方則所恱者無焉爾其於養也不亦微乎不亦遠乎故曰其失在於執涵養之說而不得其所謂也然則人固有事物未至思慮未動之時當此之際工夫間斷則或不幾離道於須臾之間乎所以養其未發者殆不可無歟人之生也一動一静不能離物則亦不能無事雖自其閒居獨處而言之坐卧語默視聽之間無非事者即此而不違於道乃其工夫之無間斷者如孔子申申夭夭不尸不容豈非盡夫道乎若其於霎然之頃思慮不起視聽俱冥則亦非用工之所可及當此之際萬慮皆空不但不善之不暇存雖善亦不暇存乎胷中夫善惡之

念皆不暇萌又當以何法治其未萌之端乎及欲治之
思已萌矣事已芽矣其於用功得無後乎雖云畧畧收
拾終亦不能不用其思則固不得爲未發設如寐中之
存想微則微矣若謂之未發則不可也且以戒懼爲防
閑者固得矣又不知其所以爲防爲閑者不用思慮而
用何物也將防之以堤而閑之以欄乎至於防堤而欄
閑則吾恐其用意之益勤且重而尤不可諱也天下之
事雖至毫忽之微蓋未有昧其心而致其功者心不可
昧則思安得而無也又豈有戒之愼之將恐將懼而非
思者也思固有淺深至於戒愼也恐懼也則其思之非
淺而深也亦已明矣夫所謂防於未然者如酒色之恐

過於淫湎獵樂之恐過於荒嬉則必先謹於未過之前而使無淫湎荒嬉之失也凡所以制遏欲而禁禍敗者萬事萬物莫不皆然此其爲慮甚深執志不懈豈在視聽冥昧之間一念未發之所爲者耶然則爲學而無嚴敬莊肅工夫可乎唯其戒愼恐懼之不弛乎須臾所以能嚴敬莊肅也戒愼則不放肆恐懼則不怠惰豈有怠惰放肆絶於心體之間而能不肅敬者也

金農巖曰按此一段某將朱子訓說逐句抉摘恣意攻斥無復餘地其悖甚矣然其言支離複雜張皇眩亂有未易得其要領者今試撮其大要而言之一則以爲言性曰理而道亦曰理則性與道之情同而不

得其辨也一則以爲上言道曰事物當行之路而此曰性之德而具於心則前與後之說異而不得其一也一則以爲道爲性之德則不容有所謂離者也一則以爲道爲人心之所具則不容曰無物不有也一則以爲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當爲靜時工夫也凡此皆係義理原頭學問根本雖其所見淺陋有可笑者而其言之悖謬亦不可無辨夫道之與性本一理也但以其體之本然而具於一心者言之則曰性其用之當然而行於萬事者言之則曰道此二者之所由分也然即其本然之體而便有當然之用故其行於萬事者乃其具於一心者耳夫豈判然離絶各爲

二物如某之見哉如此則所謂道者初不出於天理之自然而只是人以己意旋安排出来也此其爲悖謬者一也上文子思首列性道教三者而各著其所由名則章句之訓道也亦正釋其義蓋曰自天命之性而循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是乃古今人物之所共由猶道路然也此段子思専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則章句又推原其本蓋曰事物之所當然即吾性之所固有性既無所不有則道亦無所不在而語其至近不外乎一心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而持守之功尤當先於本原方寸之地也正釋其義故自循其性說起以及於當行之路反推其本

故自當行之理說起以及於性之德而具於心蓋當行之理即當行之路性之德即率性之謂非有二也特反復申言以明其出於天而非人爲備於内而非在外耳某初不知率性之義而只以道爲行事得宜之名故反有疑於此若如其見則是所謂道者乃在心性之外而其於人爲贅疣無用之物耳又何須臾之不可離哉此其爲悖謬者二也且所謂性之德而具於心者以道之本體不假人力而自然者言也此雖與生俱生亘古亘今磨滅不得然人有此身氣拘物蔽一念之頃或失照管而私欲間之則所謂具於心而不可離者即此而已不屬我矣孟子所謂非道

亡也幽厲不由者正謂是耳若如某之言人旣稟得此性則雖欲離之有不可得而其或憂其離而欲存之者乃爲枉用其心也則是雖如桀跖之暴戾恣睢亦未嘗違乎天理而凡聖人所以修道而立教者皆虛設耳豈有此理哉且以渠所自言者觀之亦旣以性與理爲與生俱焉而猶必曰循乎性而無或違又曰不可斯須悖於性則是固以人之於性與理或不能無違悖也然則所謂性之德者又何異於性與理而獨不容有所離乎此其爲悖謬者三也若無物不有云者則章句之意盖專就人道而言以明君子所以無時無處不用戒愼之意或問所謂大而父子君

臣小而動靜食息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者是也

某於此蓋誤認其義而今且就其所疑而辨之道者

率性而已天下無無性之物則固莫不各有其道矣

人之與物氣禀雖異而若其所以爲性者則同出一

原故吾心之所具即萬物之理萬物之所得即吾心

之理豈有二哉而亦何待於此予而彼取哉渠以天

命之性爲人所獨得故不能不有疑於此此其爲悖

謬者四也至於戒懼之義朱子以前諸家之說固皆

以此與下文慎獨云者同爲一事至朱子始分而二

之蓋以二者同爲一事則語意繁複徧滯而無所當

也此意於或問論之備矣然朱子之說亦非以戒懼

專作靜時工夫蓋推子思之意以爲道不可須臾離
故君子自其平常日用應事接物之處無所不戒愼
恐懼以至於無一物之接乎目無一事之入乎耳而
亦不敢小懈此乃統體工夫通動靜而言與下文愼
獨專就幾微處而言者不同云耳今某以不覩不聞
爲人所不覩不聞而以戒懼即爲愼獨此即朱子以
前諸説之意而朱子之所已棄而不取也且詳其語
意似以人心爲元無寂然未發之時則其誤尤甚夫
人心之有動靜如天之有陰陽一體一用互爲對待
迭相循環而不能以相無者此乃自然之理也但衆
人之心物欲爲主故有事無事心常妄動鮮復有虛

靜之時唯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事物未到思慮不萌方寸之間至虛至靜雖鬼神莫能窺其際此即寂然未發之體而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事至物来以理順應無少差忒則大用達道於是乎行而事應既已則輒又寂然而靜以復乎其本體焉君子之所以戒懼乎不覩不聞者正爲其必如此然後爲有以存養此心之體而立天下之大本耳不然則雖事物未至而此心不免妄動所發雖善而本體無自以立矣此周子所以有主靜之說而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者亦此義也棊惟無見於此故輒有疑於朱子未發之說蓋其言有曰若

其一念不動萬事未萌則又無所用其力不幾於枯橛之無知乎此以爲人心不容有如此時節也然而人心至靈故雖一念未萌而知覺炯然譬如水鏡雖未照物而光明之體固自不昧夫豈頑然冥然都無知識如枯橛者然哉又曰若使霎然之頃萬慮俱空不但不善之不假存雖善亦不假存於胸中此則又以爲雖或有如此時節而亦不過霎然之頃不足以別立一地位別占一時分也夫以衆人之心而求其萬慮俱空之時則誠亦絶少矣若聖人則方其未與物接而此心寂然無復有纖毫思慮者乃其常耳豈特霎然之頃而已哉特其未足以窺見此境界耳然

則其以人心爲元無寂然未發之時者豈不妄哉且
其言有曰既寂然矣雖欲戒懼將何所寄既戒懼矣
又何云寂然不動夫子思之言本自平常處推其極
以至於不覩不聞雖是一箇戒懼而若其工夫節度
輕重粗細則固宜有不同者如其所謂當事而不敢
自放遇事而恐其失墜則固當大段著力而若在不
覩不聞之時則所謂戒懼者不過儼然肅然如有所
畏而已此又何害於寂然未發之體耶又曰天下之
事未有昧其心而致其功者心不可昧則思安得而
無又豈有戒之愼之將恐將懼而非思也者夫思慮
與戒懼煞有分別思者心有所感而思索量度之謂

一有之則雖無喜怒哀樂之可名而此心已有所偏倚矣若戒懼只是敬字之異名而其在不覩不聞則又不過儼然肅然如有所畏而已是固與思慮者氣象意味不翅不相似矣況可以戒酒色愼游獵懼禍敗者例之而槩謂其思慮之滚乎然當時學者已不能無疑於此故朱子乃曰只略略收拾只主宰嚴肅此其形容得十分簡要矣今曰何以見其如此又曰終不能不用思是盖不復有所商量思惟而硬不信矣又何足與言哉又曰朱子既曰未發時說義理不得則戒愼恐懼獨非義理之一乎夫所謂義理者如事親孝事君忠可以指名其條件者耳未發之時一

性渾然曷嘗有此等名目歟渾然之中粲然者存沖漠無眹而萬象具焉則義理之原固於是乎在矣亦豈空寂斷滅都無一物之可言哉是故朱子嘗論此義曰當此之時未有義理之條件而有義理之原夫所謂戒懼者亦曰敬以存此義理之原耳豈可比同於義理條件而不得著於未發之中哉至若離仁離義一語本不與此義相關而且所謂仁義者正亦就行事上說即所謂義理之條件者耳此又何礙於說義理不得之義哉盖如某之論則人自有生至死其心固有動無靜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大易所謂寂然不動者皆爲虛語而雖其一事不入乎耳一物不接

乎目而此心之思慮計較者未有一息之暫停也如此則方寸之間又何能湛然虛靜而有以存養其天理之本體哉體旣不立則雖欲隨事戒懼不敢放失而亦將何所本而盡其道哉此其爲悖謬者五也而就其中譏斥朱子防閑之語有曰防之以堤乎閑之以欄乎吾恐其用意之益勤且重而不可諱也嘲笑簸弄都無顧忌是則不復以辨論義理爲事而直加無禮於先賢以爲快也其得罪斯文豈但爲說之悖謬而已哉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承上文言凡其不自愼畏乎不覩不聞之間輒爲不善

者以其事在隱微而跡未彰著謂夫人之可欺故耳然既誠於中矣自不得不形於外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則十目十手又可揜乎足審其見顯之無過於此彼之厭然者終何益矣故莫如慎其獨之爲貴此兩節與大學之旨同所以示人誠善之方即所謂庸也○註以此爲善惡之幾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也今不同何也此與大學語有詳略而意則一故皆以慎獨爲言大學誠意章首既發慎獨之義而即繼之曰小人閒居爲不善云云又結之曰故必慎其獨其丁寧之意不翅提之以耳而絜之以手註乃不用本文所釋之意顧以慎獨之獨爲念之始萌

於心而人所不知之義曰是欲動不動之間若然向之所以致其丁寧而吃吃不已者皆爲浮贅無所涉之言而未免首尾之横决如此而猶未足以爲害也言者固將無所不可聽者亦將無所取正由是而審夫朱夫子之偶失㸃檢而不敢以異爲嫌也盖若謂人之所當謹者非但在於閑居隱暗之所爲而已其未及於事而心念初萌者尤非他人閒覰之所及苟能省察於此而早致其功則於誠善之方爲加切云爾則此猶爲告往而知来因此而識彼未失於義也若直謂獨者是幾萌所動不可目之爲事至於事則雖在隱微便是惡之已成非謹之可及固不足以當獨之義云爾則無乃用意之過

濩而反失其大體乎夫苟能謹之於隱微而不爲不善
則雖有念之差者萌起於心可見其已自禁制而無所
施矣大學中庸之旨如此而止其言豈不坦夷其意豈
不明白不知此於誠善之功有何所關也果必待易事
爲念崎嶇辛苦爭較於動不動之間而後乃得以足耶
言謹於事而毋爲不善者其功踈言察於念而制其不
善者其功密歟此見名實未虧而去就爲用也若其爲
此而終未免有違於本旨也孰與一遵乎二書所言之
旨而得其坦明使人而易曉也今且據註以論其釋隱
微之義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至於爲幾之說則曰是欲動不動之間便須就這處理

會若到發出處𠕅怎生奈何得既云暗中細事則是指
事而言雖暗中迹隱人未及知即安可曰是念慮之萌
而爲欲動不動之幾也乃其一句之語上下不相顧應
如此寧得無可疑者乎若曰註之意非謂如此乃暗中
細事之其幾初動者云爾則尤不然既曰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則獨是隱微隱微是獨起結之
間更無他端固不容有二義然則其所謂幾者果何在
乎必有明者得辨之也又曰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
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人之爲惡固
無不自知之理若以自知爲天下之著明無過於此則
未免於語新意奇而有失乎本旨之坦夷抑將使恬於

惡者肆然無所憚乎外矣豈其可乎豈其可乎即以大學之文比驗參審其所以爲義有不待言而明者矣註以前一節爲涵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後一節爲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今於前後所言舉謂之非然則涵養省察俱可廢乎將天理之本不必存而人欲之萌不必遏耶中庸之指果惡乎在學聖之功果安所致夫涵養之說已悉於前矣但吾所謂涵養者與註說異矣省察之說亦具於後矣但吾所謂省察者與註說異矣然省察之異其爭者小不過所爲言之微差實則同也涵養之異其爭者大乃所致功之頓歧事不類也如此者何謹於念與謹於事一也故曰同養之以其無形與養

之以其有方二也故曰異然則人欲固可遏而天理獨不可存乎天理人欲偏廢其功可乎盖天理人欲不容幷立爲善則不爲惡爲惡則不爲善爲善與不爲惡爲惡與不爲善其言雖異其意則同惡與不善是人欲善與不惡是天理天理行而人欲息人欲肆而天理滅寧有存天理與遏人欲異事而殊功或先之也或後之也者即以朱夫子之言證之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者是何謂也將天理雖已存而人欲之不萌未可知人欲雖已遏而天理之必存未可保乎抑天理之不存即人欲之已萌人欲之不萌即天理之既存乎是必有辨之者矣由是論之言存天理則人欲

之不萌在其中言遏人欲則天理之克存在其中今乃分存天理與遏人欲而爲兩段工夫不亦異乎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者所以爲執中精爲中而一爲執即此書所云擇善而固執也則又皆何獨不言遏人欲亦何爲偏廢一段工夫也盖聖賢或言爲善或言去惡其言雖異而其事則同固未嘗有以爲既當勉善又必須不爲悪既當去惡又必須勉爲善否則功有所偏而行有不備惡或以之不去善或以之不存者也今秖以惟精惟一擇善固執而言精與擇是知之能去惡而取善一與執是行之能誠善而絶惡存遏之功果有異乎然此特就朱夫子所言者而論

之爾夫所謂存天理者何也天理本備明於吾心盖未嘗有須臾之或不存焉者也顧有能率與不能率耳率之則爲道不率爲離道若曰循天理則可也曰存天理則不可吾故曰後一節之失小前一節之失大也然則朱夫子所謂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又欲於其獨而謹之者何也此又未然戒慎之慎慎獨之慎其意有別乎若以上文所云無不戒懼者爲於凡平日行事之間而常如此云爾則以是爲義亦無大舛而今則不然其所以戒慎恐懼者尚且不怠於視聽皆冥一念未萌之時況其念之萌者又可論乎若戒慎於彼而不能戒慎於此則其所謂戒慎者乃漫瀾無

實耳安得爲戒愼又安得曰無不戒懼也邪念未起之時則心常業業邪念旣起之後則忽不能察者世果有是人歟如此而亦可謂之能戒愼恐懼乎然則朱夫子所謂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設亦成是何文字者非歟曰非也經傳之文雖其前後所言意義無異而連下此等字以起其意者固非一二正所以鼓舞聳動使讀者有以得之之深也又何云不成文字即不待遠證他書如此篇之末前段旣稱詩曰奏假云云即繼之曰是故君子云云後段又稱詩曰不顯云云即繼之曰是故君子云云其上下兩段之義果異乎同乎此不須多辨而明

矣○此兩節反覆道不可離之意下一節又明言性之體使人知所率循以爲此道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章首既言率性之謂道若遂不復明言性之所以爲體者如何則將使學者有茫然不得其所謂之憂既無以識此性本然之體又將何所率循以爲此道然則雖欲無離於道不可得矣故於此提以示之使學者莫不皆知天理之素明於吾心者本自如此凡欲爲此道不待他求即反之此心而已足勉焉孜孜以從事焉則察之既密隨其所發莫不中節位育之極功可以由此而馴

致有無難者矣盖人之所以不能無離於道者亦非有他唯以喜怒哀樂之發而不能中乎其節中節合乎道不中節離乎道今欲能中乎其節而無不中節之患者將何所取則焉而後乃可乎哉是不難焉方吾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吾之一心泊焉無所累其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偏倚不可歟過不及不可歟者盖當灼然於方寸之間而不自迷矣此即所謂性之明而中之理也此即所謂天下之大本也人若不能內反乎吾心而得其常理顧但隨物而遷遂使喜怒哀樂之發不能無偏倚過不及之病而不中乎其節苟能覺悟于此溪知其則之不遠當喜怒哀樂之發也必反

而求之于心察夫向來此喜此怒此哀此樂未發之時吾之所嘗輕重長短於吾心以爲行此之權度而能灼然不迷者果亦如何旣自得之一循而行之則其所發者喜焉而無不中乎當喜之節怒焉而無不中乎當怒之節與夫哀也樂也亦莫不畢中乎其節而無所乖戾此所謂和此所謂天下之達道夫不依乎中無以為和不循乎大本無以爲達道此子思開示後學至明至著至懇至切之深意要指舉天下古今人莫不有乎此以爲之本所以謂天下之大本也通天下古今人皆可循乎此以爲之道所以謂天下之達道也孟子蓋亦嘗聞乎師而有得於斯故其言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

不欲如斯而已矣所不爲所不欲即此所謂未發之中也無爲無欲則發而得其和也如斯而已矣者謂夫天下之道無復有加於此者也○今之所以爲中和之說者其果盡合於朱子之意乎曰未也其曰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其曰大本者天命之性達道者循性之謂者豈有異於今之所謂乎曰然是固似矣顧其所謂未發而無所偏倚爲之大本者非以爲此所以指示性體之至著至顯而人所易見者使夫人之於喜怒哀樂求其發而中節得夫和以爲之道者曉然知天理之素明於吾心也蓋自如此人苟能率此以行尺度在是準則在是其於爲道之方可以不迷是乃所以爲大

本也其所謂循性而爲之達道者非以爲由其審此以爲尺度準則而率之以行故發皆中節是乃所以爲達道也云爾方且爲之說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曰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林擇之謂裏面底道理看得極仔細曰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凡此數說者其於開示性體爲循率之尺度準則之意略未見其有所發明但覺其窈冥幽默莫可指擬使讀者茫然無所措其思慮者深爲可疑所以不敢求其必合蓋易之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

乃贊蓍德之言彼枯草死物無知無覺寂然不動而已
及其扐揲而成卦吉凶彰焉斯豈非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歟易之爲義如是而已乃人之心則固有不然者矣
豈可比之於無知無覺之枯草死物而論寂感之義於
方寸之間哉茲實前聖之所不道事理之必不然者而
先儒相沿而爲此說乃平素所未喻者況此中和之義
又豈彷彿於此而有寂而感感而寂之云耶又其門人
講問是正之言有曰心存則寂然時皆中不存則木石
而已是蓋主涵養之說而有此幽眇之義也下段所云
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以爲致中和之義者可
見其根源於此也夫以人心擬諸枯草死物引取其義

以狀性體而乃反曰不存則木石而已者甚不倖矣設令如所云云於霎然之頃思慮未萌當此之時又豈有中不中之可分也況心既存矣則自是思慮安定無所放失又豈可曰寂然不動而爲一念未起之義也哉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上既指明性之爲體使學者知有所循率以爲此道則其喜怒哀樂之發可以皆中乎節矣大本既得達道以行推此以極其致則天地亦由我以位萬物亦自我以育夫聖人御世能致中和之德其功化所被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草木咸若其明效顯驗有至於是者矣人之一身至渺然也而極其形氣之和天地之和

隨而應之者如此此皆非他能察之於未發之前而得夫其中循之於旣發之後而無不皆和故也○註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小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又以心正爲致中氣順爲致和終之曰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今所以不同者何也夫其曰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小差謬無適不然者則可矣其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者則不可戒懼之義

蓋已論之於前矣其所謂至靜者乃即霎然之頃一念未起之時則其偏倚與無偏倚失其守與不失其守一皆漠然而形兆未見自心之所不能省他人之所莫能察不知於何而見其果無偏倚果不失守也不知於何而見其能極其中也不知只此尚足以使夫天地得位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耶又以心正爲致中者亦甚可疑夫一念未起之時善惡俱無所眹何以謂之心得其正也且古人心正之說未嘗如此大學以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爲心不得其正之故則其所謂心得其正者亦可見矣豈在一念未起之時可以得此乎况其言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由此論之向所謂一念未

起不睹不聞之時即大學之言心不在焉者也今乃以此爲至靜之中寂然不動之境而欲致存養之功以期夫位天地之效不亦遠乎且所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大則大矣而抑微有不同乎孟子所言萬物皆備於我之指而似乎太認眞矣又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者下之說固善矣上之說亦不能無可疑夫所謂天地之心者非卽理乎人有逆於天而不得其正順於天而得其正者矣天又安有以人之逆之順之而變其自然之常或正或不正耶天地之氣其逆者爲彗孛崩竭其順者爲景星甘露嘉禾醴泉皆由人事之得失而其氣之感於陰陽者有和

有乖使夫天地有位不位萬物有育不育而遂致其應之不同如此若夫天地之心則不爲桀紂而不得其正不爲湯武而始得以正桀紂以不合於天地之心故天討行焉湯武以克合於天地之心故天命歸焉由是則天地之心常於一初未嘗由人而有正不正者即可見也今欲主存養之說之故而所云如此殊不知人性之不待存而存亦猶天心之不待正而正也人唯懼率夫性之有未能配乎命之有不得又何待存乎此而正乎彼也哉又曰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夫天下之物莫不有體有用非用則體爲虛器非

體則用無所本體用二者物所以終始其事一而其功同則體立而後用有以行非有兩事者詎不信然乎哉故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耳目手足體也視聽行持用也是體既立是用以行彼視聽行持之外耳目手足果未有異事而殊功者矣今乃不然而曰自戒懼而約之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是則極其中者自爲體之事而天地位爲其功矣極其和者自爲用之事而萬物育爲其功矣一體一用事二而功以分是豈止爲動靜之殊而已而乃以爲其實非有兩事彼天地萬物非實而何舍天地萬物亦有可以謂之實者歟夫存養省察分爲兩段工夫其

源既失遂并與中和位育分而兩之一爲存養之效一爲省察之效既已如是矣終見其不可分而兩之而遂已也故又於此合而一之然其合與一亦未有以明指所以合所以一之著驗顯實竊恐其分者猶分而不能合兩者猶兩而不能一言之雖勤而終無以改其實之爽也

右第一章約一書之宗旨此下皆推説此章之義反覆以明之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能反求乎未發之前循而行之故當其發而中乎節能戒懼于隱微之間未嘗小懈故無須臾之離夫道

小人不能反求不能戒懼則其所爲反之而已◎此一節言人有能中庸與不能中庸○先儒以中和中庸分性情德行其失至是朱子謂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者是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以君子而時中能之至也以小人而無忌憚不能之至也所以聖益聖愚益愚孔子言此其警發學者之意至深切矣故子思引之以反覆第一章之指也

右第二章明能中庸爲君子不能中庸爲小人益勉其德者業日隆不知懼悔者惡日積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無須臾之離道則德可謂至矣民之能之者少其來已久見其難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行明二字當錯註所觧說雖其意略通而聖人之言本自坦平易知不應徒爲此崎嶇以新其辭而卒無益於義理之辨也今試以此二字易置而讀之其爲義豈不坦易明白而綽有餘味無可疑者乎視夫向之求之於心而初不能得及讀註說然後粗若可通而尚似輕翳在前不能了了然者爲當何如也○言道之所以不明

而不行我知其故矣智與賢常過之愚與不肖常不及也由其知之行之有過不及所以道之不明不行見擇善之易而固執之難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酸醎甘苦得其平而無過不及者味之正也人於飲食各隨其嗜之所偏而失諸平則是不知味之正也不知道者亦由是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人未有不知道而能行者也知道者鮮則道不得行於世矣承上文以起下文

李星湖曰中庸道其不行一節不言所以不行之由

疑與人莫不飲食一節合爲一章凡論語中有此例因古語而為之說也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古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所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盖以世之不知道取比於飲食而不知味故夫子明之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思裒集夫子之言中庸者十章為篇故此兩節亦在其中飲食一節既非夫子自言其勢不得已如此恐不可以章首無子曰字疑之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言人莫不自以爲知而陷禍則易守善則難見其不得爲知也所以陷於禍者由其不能守善故也○此一簡舊在斯以爲舜乎之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言才足以均天下國家不爲利動不爲禍怵此三者皆天下之至難而人或有能之者矣至於中庸則終不可能也○註以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恐未然人固有能知能勇而不仁者其不仁則不得爲中庸矣亦安有仁而不得爲中庸者乎且如仲子之與之齊國而不受彼又

豈得為仁夫子此言直舉人所難能者耳非有他義也

○上一段應鮮能知味此一段應道其不行所以分言知行也○此簡舊在服膺而弗失之矣之下

右第三章皆引孔子之言以明不能中庸之義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兩端謂過不及之端如與人講此一事人之言有過者有不及者舜就執其過與不及之端而用其適中之道

○朱子謂兩端猶云起這頭至那頭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厚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説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極厚者是用極厚

極薄者是用極薄厚薄之中是用厚薄之中輕重大小莫不皆然此於擇善之方爲中之義則信爲精且密矣而抑以釋執兩端用其中之義或恐其未盡合盖所謂厚與大固類於過薄與小固類於不及然厚薄大小者物之差過不及者理之分物誠有厚薄大小各當其可者矣亦未有過不及而得爲善者也此道與器之所以殊也晦翁此言以爲執中無權猶執一之義則得矣以爲執兩端用中之義則失矣執義理過不及之兩端而用其適中又何患乎爲子莫之中哉夫執兩端而用中者乃謂折其中於兩端其義甚明若朱子所謂則於執端用中之義果何如也此所以不免於爲說之多而終

使人未能曉然也且其所謂於善之中又執其端而量度者尤似未安既未合中安得爲善擇善是擇善之中耶抑擇其善耶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舜則不勉而中矣回則擇善而固執者也○註於上段則曰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於此段則曰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竊不能無惑焉上段與此段但語有詳略之不同耳意豈有異乎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知之事也擇乎中庸得一善亦知之事也用其中於民行之事也服膺而弗失亦行之

事也於舜亦兼言知行於回亦兼言知行何以見其彼
獨爲知此獨爲行也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朱子以金革爲兵甲故訓衽爲席然其以爲席兵甲者
義終未安倪氏謂鎧甲被之於身故曰衽當從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
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和而不流則謟適而無乖戾邪淫之失中立而不倚則

公正而無偏僻傾側之過此即所謂中有道而不變塞富賢不能淫也無道而至死不變貧賤不能移也此即所謂庸也四者之所以為強以其能不撓奪乎邪欲故也

金農巖曰按子路問強分明出於好勇之意夫子告之亦終始以強為言則不以為勇而何哉但子路以力能勝人為強血氣之勇也夫子以自勝其人欲之私為強德義之勇也聖人之教所以長善而救失矯其偏而引之於中者類如此彼所謂子路雖本好勇孔子之告之豈在於勇者誤矣且彼謂孔子告子路以中庸之道耳豈子路能至於此此又不察朱子之

意而妄言之章句固分明說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又曰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何嘗不以此爲中庸之道而亦何嘗言子路能至於此乎若章下所謂子路勇也者只爲與大舜顔淵對言故其言如此耳彼不能活看此四字遂有此許多疑難其亦可笑也已至於三德之分則又有說焉中庸之德不倚於一偏宜不可以三者分言然大舜之知非無仁勇而其好問好察而用其中則知之大者也顔淵之仁非無知勇而其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則仁之事也夫子之告子路以勇亦非外於仁知而其不流不倚以至於死而不變則勇之事也子思之分而列之也固欲

學者觀於此而知入德之方又知所以取法如知明善之在知則必以舜之好問好察者爲法知體道之在仁則必以顏淵之服膺不失者爲法知強立不反之在勇則必以夫子所謂不流不倚不變者爲法然後可以造道而成德此子思之意而章句所謂引大舜顏淵子路以明之者亦以是耳豈論其等級之謂也

子曰索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索隱則溌求隱僻而失其中行恠則好爲乖異而失其和此其過之者也此一段言中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半塗而廢則有道而不能不變其塞無道而不能至死不變此其不及者也已語辭註訓止恐非吾不能已矣猶云此非吾之所能反其辭而甚言之也弗爲者不爲其道以知而言弗能者不能其事以行而言也此一段言庸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既不爲隱恠又不能半塗而廢所以能盡中和而不變也此一段総結中庸

右第四章自舜其大知至唯聖者能之凡四節當通爲一章皆言能中庸之義上言舜之所以爲中次言顔回之所以爲中末引孔子之言以明仲尼之所以爲中其曰索隱以下又再引孔子所言以反覆上強

哉矯一段未盡之義也朱子以自子路問至强哉矯
爲子路之事遂有知仁勇三等之説恐未然也此孔
子告子路以中庸之道耳豈子路能至於此子路雖
本好勇孔子之告之者又豈在勇也和而不流中立
不倚有道無道不變皆仁以守之之事不可謂之勇
况索隱行恠半塗而廢正爲不能中和不能不變之
義則豈得抑揚彼此以彼而屬之子路以此而屬之
孔子乎以一義而破以爲兩義恐未可也且以舜與
回由爲三達德而又列夫子於其下則謂緫三達德
乎謂未乎抑此書所言三達德乃論爲學用工之方
非爲論人品等級而發也使此信爲分三達德等級

而設則其言三達德當先於此以起其義不當反在
絶後而又其義漠然不相應如彼之甚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淺近也隱深遠也費而隱者既費而又隱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夫婦之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者費也聖人之亦有所不
知亦有所不能者隱也及其至言自夫婦之可知可能
而推極其至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舉天地以明聖

人之亦不免有不知不能盖推究義理之極致雖天地聖人猶不能無憾堯之於仁舜之於孝亦不可謂道已盡而無復加則所憾者可知也然其所以爲深爲遠者亦非離此淺近而自爲一道就淺近研極其道而至於是也故曰費而隱語大則語其遠也語小則語其深也大而至於莫能載小而至於莫能破乃深遠之極致所謂隱也道至莫能載莫能破則宜聖人之亦有所不知不能也◯註之釋費隱恐失本指以費爲用而隱爲體自夫婦之愚以下至察乎天地皆以爲費之義至其隱之爲義則反推之不言之中夫人之於言也既發其端必究其趣未有先發兩端而後之所說唯擧一端遂不

及其一者也况此所謂費而隱者與下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正相發明正相反覆有𣈆然而不可蔽者下之遠與高即此之隱也下之邇與卑即此之費也此之所言明君子之道初不離淺近而極其致則其深遠有如此者下之所言明欲致高遠者未有不由邇卑而得之蓋既論道之精粗又論功之先後其所以示學者知行之序用力之方可謂至明且切則固未嘗舉其一而略其二不說隱而只說費也假如所云此章之意果但在於說費猶當略明隱之爲義以竟所發之端豈得終無一言半辭之及而遂已乎朱子之意以爲隱者理也理之爲體微而不見所以不得以言信其然也初豈若無

發其端即既發其端獨不當言其微而不見不可以言語形容之故乎今朱子猶言隱之義而子思之顧不得言者何哉理體雖微人所共得隨其愚智而知之有淺深耳豈可謂理隱而不見非知之所能及而言之所能明乎然則大學所謂格致者竟爲何事此章所言夫婦之可知與聖人之所不知者是指何物也皆非謂此理乎若不可不謂此理則是理亦費也所謂隱者果安在也○朱子此說不止爲此一章釋義之未安而已深恐妨於講學不小夫天生民而物有則則者理也孝事親忠事君是其則也推類皆然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所以節此理六經之訓羣聖之言無非所以明此理

且如此書亦獨非講理之言乎今以朱子所自言者還以質之其爲格致之說曰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又曰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又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誠使此理終有隱而莫之見者則雖欲即物而窮之又何從乎其所謂已知者將爲何物求至乎其極者將爲何物表裏精粗之無不到者又將為何物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亦將何所明也向所謂者果是則此數說者未免乎其非矣此數說者果是則向所謂者亦不得爲是矣是安得使人而無惑乎蓋見舟車之爲舟車然後方可以適其用而行乎水陸為舟車者體也行水陸者

用也物固未有莫識其爲體之如何而能適其用而不
失焉則得無亦水之車而陸之舟乎且其引侯氏之說
以聖人之所不知不能爲如問禮問官不得位病博施
之類至其所自為説則謂道之精妙若有所不知不能
何足爲聖人夫其曰愚不肖之可知可能焉及其至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徵之以天地斷之以莫能載莫
能破則所以贊道之妙者其丁寧反覆之意亦不可謂
不明不白矣安得云至是道之盡處没緊要底事也夫
謂自愚不肖之可知可能推至於没緊要底事者不知
是成何語亦成何義也至如侯氏之說又甚可笑問禮
問官是乃聖人所以致其知也子貢所言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者正謂是也何可以不知處之古之
賢者以學爲知後之賢者以學爲不知其亦異哉設使
聖人偶不知此而彼鄭子老子者猶能知之則是又爲
愚不肖之所與知豈可以爲是即道之至而非聖人之
所能知也若不得位云者其義尤舛夫所謂道非人事
之宜而吾身之所當行者乎然則道之至者亦不外此
但其爲道極至雖以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且彼得位與
不得位實繫于天初非人事之所爲而爲道之至可以
謂夫有能行與不能行者也以此同之於博施而爲孔
子之病不亦爽乎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既非人之所
能雖孔子亦奈之何哉

金農巖曰凡古人言語有本是兩事而分作兩端者此則固當兩下說破如陰陽道器之類是耳若費隱則只就此理以言其用之無所不在而其所以然則微而難見而已雖若兩端實非有二物也故下面許多說費無非所以說隱何必作對待說乎且所謂隱者正以其無形狀可見非言語可名則隱之一字說得已盡又何以形容其所以隱哉朱子所謂果有一物可指爲隱則已不得為隱者正謂是耳况子思之意本欲明道不可離則其立言主意正在費而不在隱也然而不但曰費而必言隱者語道而不及其體則人將認以爲一箇有形底物事何以見此道之妙

超然有契於其本哉此又所以不得不說也某不識此意而疑之誤矣且其觧費隱二字之義皆不近似而至於以費為淺近尤無所據且既曰隱者深遠也而又謂聖人所不知不能者隱也如此則聖人於義理之精深高遠處却有所不知不能也其果成說乎○章句但曰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又曰其所以然者非見聞所及初何嘗言非知之所及而彼乃曰理體雖微人所共得隨其愚知而知之有淺深耳豈可謂理隱而不見非知之所能及而言之所能明乎然則大學所謂格致者竟為何事此則朱子之所不言而彼乃自言豈非所謂自作元隻者耶夫理之

所以然者雖非見聞所及而知道君子固當黙而識之大學格致之功正要窮究則所以然處豈謂其非見聞所及而誰謂其不可知耶且其言曰夫婦之可知與聖人之所不知皆非此理乎若不可不謂此理是理亦費也所謂隱者果安在哉此言尤可笑夫婦之所知聖人之所不知朱子固未嘗不謂之理而亦未嘗不以理爲費也但於其費而有不可見者存焉此則所謂隱也然則雖曰費而又何嘗無所謂隱者哉大抵聖人之所不知所不能朱子以前諸説皆屬之隱朱子初年盖亦欲從其説而反復體驗終覺其未安遂定爲此説今考或問及與蔡季通書可見其

思之湲講之孰而處之有不苟者矣彼乃掇拾朱子已棄之説以爲獨得之見而張皇自肆如此豈非妄之甚乎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飛魚躍乃天地發育之功上下謂天地也察猶密察之察言天地發育至使鳶魚之微莫不各得其所而自樂其生其功用徵密而莫得以析其端者如此此所謂小莫能破而大亦在此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總結上文以終費隱之義造作也端始也察乎天地言其道比天地爲尤徵密也即猶慽之意作始于夫婦

之可知可能其費如此及至而爲尤微密於天地其隱如此也

右第五章自第二章至上章皆備言中庸之爲義與過不及之可戒者先立其大綱以示學者使知所嚮背此章則又指説道之爲體有淺有深終始不相離所以欲學者無安於淺而忘進取求其深而或躐越忘進取者愚不肖而止耳躐越者隱怪而止耳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此承上章之末造端夫婦之義而言君子爲道如行遠者必先自邇登高者必先自卑蓋欲行與登未有躐越邇卑而徑造高遠者則君子之道亦必由費而至隱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人道之邇且卑者無如處乎妻子之間苟不能好合乎此則亦無以及于兄弟而順父母之心又安望國與天下之得理而有位育之功乎故必待妻子好合以至兄弟和樂使室家宜而父母順然後國與天下可治而平也

右第六章舊在下爲第十五章此章承上章明君子爲道必先自邇以達於隠也上章所以明其體此章所以明其用示學者以本末終始之次第以爲先後

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遠謂背而遠之也人云者凡人之常理而衆所同得夫婦之所能知行者即是也道之實初不背遠於衆所同得之常理若人自以爲爲道而乃背遠乎此則是行恠而已爲悖而已不可以爲道也○註以爲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此又恐與理隱莫見云者異註於首章既曰性即理也今謂衆人固皆能知率性以行則是理乃人之所共見者何謂隱而莫之見也註似以遠爲高遠之意亦恐未然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此引詩以明道不遠人之義執柯以伐柯彼柯之則即在此所執之柯其不遠而邇也若此夫然者何柯亦有所同之常理焉故也乃人之伐柯者但睨視所執之柯不知取則於斯夫以其近之若此而其視之之遠至是則蔽之甚矣故君子之治人也其心以爲我亦人彼亦人我之所能者不出凡人之常理而已則彼之所可能者亦猶我也於是以我而望之於彼及彼能改其失而適得於此則即止不復責此所謂以人治人也○註以執柯伐柯猶有彼此之別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此其取義恐非

夫子所言之本意至其所引張子之言以衆人望人則
易從者則亦近於本文之指而與向説者固不同矣盖
以衆人望人則是爲以此而望彼也是以此一段之義
不可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故此下皆言
反躬推恕之事無非所以明夫柯則之義也若朱子之
言世之未達其指者將不至責人也無已乎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此復明上文柯則之義已者所執之柯也人者所伐之
柯也不願勿施則彼柯之則在此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

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又以顧人之施諸已而已施之於人者反覆上文蓋以所求而或事或施則彼之則既在此矣然柯則之義亦循環相仍夫已所不願勿施之人則已爲所執之柯人爲所伐之柯以責於人者而責之已則人爲所執之柯而已爲所伐之柯在人則恕之以已在己則責之以人内外終始不遠於凡人之常情而恕人之明責己之切亦未嘗不兩盡其義此所以爲中也庸德庸言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平日凡常之所爲則異於隱恠矣德常病於不足故不敢不勉言常病於有餘故不敢盡也

言而必顧其行則言不敢盡矣行而必顧其言則行不敢不勉矣蓋此四者是人倫之至要而在己之所當勉聖人非果不能今云然則其常竭力於此求而盡之而心如有所不足者正可見矣道之至者未嘗不在近豈不審矣乎抑聖人言此所以示人以不當徒責之人必當淩勉諸己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結上文正鵠者猶所伐之柯也身者猶所執之柯也不願勿施所求以事等事皆反身之事也未能者失鵠之謂也以所求乎人者而反求之於身則得矣此一簡舊在行險以徼幸之下

右第七章此章言道不外於常情之間人人之所共明知此愚不肖之所與而究其至則雖聖人亦患難能焉其既費又隱如此然學者苟能慥慥自勉於其平日所明之常情必盡反身之實則切有所至而於聖人之所難者忽不自知其爲已優矣自第五章至此又皆明中之義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者所素處也於其所素處之地唯盡所當行之道而不求其外詩之職思其居論語思不出位皆此意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素處者是富貴則盡乎處富貴之道素處者是貧賤則盡乎處貧賤之道雖夷狄患難亦無不隨所處而盡其道在我者既盡則何往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不陵不援皆不求於人之事爲富貴而不驕貧賤而安之矣正己則能素位而行不求人則能不願乎外矣怨尤生於有所不得無入而不自得則亦何怨何尤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通結上文君子所處雖至如患難貧賤常安於理而順受之其爲道也固坦夷無艱矣若其在外者一付之天

命而已小人則反是所行者皆傾側之事所徼者皆適至之福也

右第八章此章明道不可離之意蓋上章言用力忠恕之方苟能乎此於道幾矣然或不知居易俟命之義則居崇高而不能不溢處阨窮而不能不悶喪其德而失其守者有之矣此正第四章所謂導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故子思特發此以再闡夫子有道無道不變之旨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鬼神即陰陽造化之往来屈伸者其爲德至誠不息故曰盛所謂唯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無聲臭故視聽而不可見聞於穆不已故體物而不可遺體物者物必得此而成其體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視聽之所不及也而使人致其恭恪而承事之如此其心焉若在上若在左右此皆至誠昭著之實驗于物者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此引詩又明人之不可不誠詩意謂雖極誠意以享神尚恐此誠之或未至焉而神不降歆則神之必格果不

可度知矣况可以不誠將之乎蓋天不誠造化息人不誠無以行事神而神不格處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而皆無物焉其何以行之哉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天運於上心存乎內皆微而不見矣然其著驗之實明顯如此則足見誠之有不可揜矣

右第九章此章專言誠所以承上章明夫道不可離也亦猶首章愼獨之意鬼神之爲物非視聽所及而其德之著明盛大如此者以誠之不可揜故也人又豈可以不覩不聞而不愼其獨乎上云莫顯乎微故此曰微之顯如此所以反覆而證實之也自第五章

至此皆極論以明首章所言之旨讀者不可不詳究而浹察夫然後方有以知子思所以開示後學至明至切至勤至懇者正在於此而爲一篇之要不迷乎其用力之方矣○註以此爲費隱之義而所云云終未有洞然無疑者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言舜之所以爲大孝者其事如此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又言天道佑善之驗以明舜之所以爲天子有四海得聖人之名而享百歲之壽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又假栽培傾覆之理以明得道者之為天所佑失道者
之為天所絶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兩段因上文栽培之義再明舜之所以受報至此乃
天道自然之常
右第十章言舜有中和之德致位育之功而天保佑
之夫舜之為德可謂至矣而究其實則本諸孝而已
由是見君子之道未嘗不由於近也下章武王周公

之事亦然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所以無憂以發下武王之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所以爲孝而天之所佑亦同於舜也顯名賢聖之名猶所謂德爲聖人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

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所以爲孝祭以士祭以大夫皆從子則亦猶周之以天子之禮而祀其先公也故曰達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此又引夫子之言以結上文兩節之義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言此以明武王周公皆善於繼志述事如此爲天下之通孝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此一節言修宗廟飭器具物之大要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
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此一節言祭祀之禮節目之大槩而述其所以然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事亾如事存孝之至也
此一節明祭祀之義先王所以報本追遠者如此無非
繼志述事之實而爲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總結上三節因言宗廟之禮并及郊社知事人則可
以知事天事人事天能盡其道其於治國又何難乎況

昭穆貴賤賢不肖長幼無不各得其序而恩足以逮下則治國之道已備矣

右第十一章言武王周公亦有中庸之德功與舜齊然其稱中庸之德皆以孝言者中庸爲德莫近於孝亦莫盛於孝故也

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其人謂賢人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

賢人之爲政也其化民甚速亦猶地有所樹速於發生

然地之所生又莫如蒲蘆之速而政化如之則其速可
見矣盧與蘆同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爲政在人以人存而後政乃舉故也取人以身猶下文
所云反身而誠然後順乎親而信乎朋友君臣上下其
道同也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禮所生也
爲人君者旣盡修身之實而又能尊賢則賢人悅服而
樂爲之用矣亦何患乎政之不舉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

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上文既言爲君而取人之則此又繼言爲臣而見取於君之方明夫君臣上下皆能如此然後始可以有爲也盖爲人臣者雖有澤民之志茍無以見知於上而被其用則亦終不可以得行其政而治其民是以治民必待獲乎上然獲乎上又必待吾行之有以見信於朋友吾行之見信於朋友又必待吾行之有以順愜乎親心吾行之能順愜乎親心又必待在已者真實而無妄欲在已者之真實無妄又必待察夫事物之理而致吾心之知灼然不迷乎善而

後可也上文言修身此言誠身上以親親爲修身之本
此以誠身爲順親之本盖修身必先親親者道之要也
順親必待誠身者功之序也亦猶大學之誠意先於修
身也然獲乎上必待順乎親而信乎朋友則與取人以
身者必以親親爲本者其義未嘗不同也○此一段舊
脱在九經之後屬于道前定則不窮之下只起首十四
字因在此而與在後者爲語複故説者反以此爲誤盖
失於不能致詳但見此文不全而彼則文全遂認之如
此耳讀者徐究前後意義脉絡亦當自知應在此爲是
而彼乃誤爾抑此書簡編脱誤前後揆易上下錯亂固
非一二而先儒未嘗致疑率皆就而為之説此其義之

所以卒不能明也

金農巖曰按此文亦見孟子而其以不誠乎身矣及誠者天之道相連爲文者彼此正同可見當時夫子本語只自如此自曾子以来三傳而至孟子亦謹而述之不敢易其故矣朞不曾叅考敢於此章直斷以錯簡任意易置謬妄甚矣其他移易編簡類皆如此而不自知其非反譏先儒之不察尤見其愚且僣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總結上三段言爲君爲臣必皆先修其身而後方可以有爲不然則上無以取人下無以獲乎上而其政息

矣故凡欲有爲者無貴賤莫不以修身爲急而其本則
又皆在於事親然茍不知人所以爲人之理則亦無以
事其親而理本出於天故曰不可以不知人不知天此
所謂人與仁者人也之人正相發恐非指賢者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
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困知者學而未得積思勞精困敝其智慮而後乃知之
也承上文知人知天言於此理其知之有三等及其行
之於身者亦有三等然知行旣到之後則困知同生知
强行類安行此三者亦無高下等級之可分也○此段
舊在下段之後蓋錯簡先儒於此段之義分爲知仁勇

朱子有以分以等之説終涉牽強未知如何耳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以明夫善惡仁以爲善勇以去惡人之爲道不外此五者修此五者三德而已而其歸唯在於行之以誠盡乎是則盡道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近之爲言合也古人常不欲質言故凡事之合於是者多云近如恭近禮信近義正顔色近信之類皆是也盖好學爲知力行爲仁知恥爲勇聖人於斯亦不欲質言

故云然非以此三者爲未及乎知仁勇而直但近似之而已也今朱真兩先生所言如此竊不能無惑如不深求指意所屬而唯以言而已則彼巧言令色之人容有仁者時居其間耶且學不厭知也此古人已有成言聖門諸子不以夫子之言爲謙之太過而直以爲爲聖之實則好學之不但爲近似於知而有未及焉者詎不信乎其爲仁爲勇亦可推此而見之矣故三德之要莫大於此三者聖人提而示之欲使學者知先務之所當急也以是下文即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然則孔子之意未嘗謂此三者之外更有三德者不翅明甚而中和位育皆在於是矣

註又以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尤爲可疑謂夫好學之在於學知困知之外者甚不愜於義然以好學爲雖學而未及乎知猶未爲無謂其以力行爲在利行勉行之外者亦有何謂也至於勇次之云無乃爲太涉於鑿乎聖人分明分三德而混而謂之勇之次抑何義歟且旣曰達德是人所同得而今又言未及乎達德豈以同得者而亦有未及也歟

金農巖曰昔嘗以章下所引家語文勢觀之公旣以夫子之言爲至矣美矣而復自言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則是公自度不能遽進於三德而欲聞其近而易入者故夫子復告之以三近之說焉詳玩當時問

荅曲折則所謂三近者非直指達德而言豈不益明白無疑乎○蓋章句於此若以其等而言則當曰通上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而今乃以三知三行此並爲說則却似以其分而言恐不可謂以其等也然以其分而言亦有不通者上文三知三行與知之成功而一者既爲知仁勇則此當以好學爲知之次力行爲仁之次知恥爲勇之次然後義類合矣今乃以三近者爲勇之次則又不可謂以其分而言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知仁勇三者修身之道盡備苟能知此則即知所以修身其治人治國又皆是修身之推自此以上皆言修身之道下方言爲政之法註云斯三者指三近而言然則其所以行達道者非此三近而何嚮所謂達德者果安在乎彼不足以修身治人而必待此未及之三近乎是未可知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言爲政之法九經者政之本末也取人以身故修身居先而尊賢次之親親以下則政舉之義始備矣此言親親與上所言親親微不同者上爲事親而言此爲待

諸父昆弟而言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不惑謂臨事而不昧於可否不眩謂聽言而不奪於是非報禮重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也註以四方歸爲天下之旅願出其塗柔遠人固所以待賓旅之厚若四方歸之則恐不但爲願出其塗而已○尊賢則得聞先王之道故其效爲不惑敬大臣則能守舊章故其效爲不眩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

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来所以懷諸侯也

齊明盛服論語所謂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是也非禮不動其所謂動之不以禮未善是也上既言修身之方故此特備其未盡之義也讒亂聽色溺心貨損志絶此三者而又能貴德亦見在已者善而後賢者樂為之用也同其好惡所謂休戚是同者忠信則能使之以禮矣重祿則能使好于家矣時使所以抒其力薄斂所以裕

其財省者察其勤惰也試者考其巧拙也稱事者視其業之精粗功之難易以上下其食也送者有以資之也迎者有以勞之也嘉所以進之矜所以容之繼絶世謂立其嗣屬舉廢國謂還其疆土厚往薄来報之重而取之輕也此九者治天下國家之大法備矣而其未嘗遠人以爲道者亦可以見之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上亦曰所以行之者一此亦曰所以行之者一見爲德也爲道也爲經也一皆待誠而後方行苟無此一誠三者盡僞而終不可得行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承上文言所以行之者一而遂明誠之爲義有此二等

蓋上文言所以行之者一凡再而至此始明前所以不言將有待乎此也不勉而中所發皆中也不思而得所存皆善也不能皆善故必待乎擇不能皆中故必待乎執○凡事豫則立在下位不獲乎上兩簡舊皆錯在前段之下此段之上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此又因上文擇善固執而將言爲學之不可不早以豫故先發此義也四者皆必待學而講之之早然後能有

以定於前而無跲困疚窮之患也○註謂凡事皆欲先
立乎誠似欠仔細讀者詳味本文當自見也盖前定者
是講求道理見得如此爲是豫定於心擬施乎言行事
物之際者也言此所以發下文學問思辨行之不可不
致功之義恐未可以先立乎誠一語但槩之而已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不博則無以會其要問不審則無以致其精思之不
愼則易爲私蔽辨之不明則易爲邪惑學與問求諸人
思與辨求諸己內外交致其功所以擇善者至矣然而
行之苟不篤是誠有所未至而善不爲吾得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不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

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此與前段皆言誠之之事而反覆以致懇懇之意其示學者至深切矣○註以上段爲學知利行此爲困知勉行今未見其爲然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言能致擇善固執之功如此則雖昏愚必期於明雖柔懦必期於強誠之之效可見於此而其終卒與誠者無間也

右第十二章記孔子之言以明其繼三聖而極中庸之德盖一章首尾洞達貫徹聖門論學之詳而且備

唯獨此耳大學之書知有所本當相與爲表裏讀此書者尤不可不盡心於是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誠明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其得於性者純實如此故凡於事物之理不待思與學而皆洞然無疑也自明誠謂擇善而固執之理苟得明於心而能灼然不惑則其執之自不覺其至於固而不捨也教者謂學也誠明卒皆兩盡則其究一而已矣此一段發下文兩段之義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盡性謂性之所得無不盡也人與我性皆同既盡吾之性則其教之所被亦可使人而莫不盡其性之所得物之與人其性雖異而其理則有可推者吾心既明乎理亦可推類以知使夫動植之物亦莫不各盡其性之所得夫天地所以化育羣生者使各得盡其性而已而今亦能之則是有以贊其功而與天地爲一也○註謂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人性固無彼我之殊若物之性安得同於人以孟子所言觀之亦明其不然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又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

易牙然則唯其類同而後其性相似也類不同者性亦異人與物本不同類今曰物之性亦我之性得無不可矣乎且孟子犬牛之喻朱子嘗以爲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今之所云獨不憚其與彼說近者何也窮竆其所以然矣其爲人牛異性之說曰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然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凡此所云者實異於孟子孟子本謂同類者性相似不同類者性亦異故其言犬性之異於牛亦如牛性之異於人則人與牛以不同類而性異牛與犬以亦不同類而性復異者可見且其所爲類同之說指事切理不翅明白今乃曰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即此物性亦

我性之謂而異乎孟子所謂不同類其性殊之指矣若
其人物稍異之別謂但在五性之全與不全夫人則果
以全得而爲人矣彼物者擧皆不全也同是不全則是
自人以外萬物之性莫不皆同也此猶足爲犬牛不同
性之說乎且謂人與物同有是性而性爲五常之德則
其以爲有全不全者不過曰氣禀之異耳若氣禀之異
則先儒雖於人亦未嘗不云云是以有氣質之性之說
人之愚智唯曰分於氣質人物通塞亦曰分於氣質而
所賦於性者又未嘗不同則人物之所以異者竟安在
哉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致曲者致其委曲也言雖不能盡性能隨事而致其委曲以求實其德至於事事皆實則方爲有誠而誠之形于外者愈著愈明其效至於能使天下感動變化可以參天地之化矣○動則爲動其心變則爲變其意化則爲化而新矣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云者恐過於求之之深也至誠則能盡其性化則能盡人物之性○朱子謂變則已改其俗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無復痕迹恐此不當言有痕迹無痕迹上言至誠能贊化育此所言只明致曲者其卒亦復能至於化育羣生同於至誠故結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中間所言叙其致此之

效而已非論迹之有無也又謂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
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此與前說又似不同尤可疑曰
動曰變曰化豈言自身進道階級也
右第十三章承上章所言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之
意各明其致而及其卒也人道之至合乎天道也論
誠始詳於此下皆一義而反覆之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至誠謂善惡之實此言人善惡之實形著于外終不可
掩故善之將興其符爲禎祥不善之將亡其符爲妖孽

禎祥妖孽至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以先爲禍福之兆人莫不前見而知之亦猶第七章誠之不可掩如此夫之義如神言其發動符驗之不差殆亦不神之神乎○註謂唯至誠之人爲能有以察其幾恐未然

右第十四章明誠之所著善惡皆不可掩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所以自成己之實德道者所以自行己之所當行皆非有求乎外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言君子雖務自成己德而無求乎外然凡物亦莫不皆有當然之實而爲其終始若失其當然之實則是無其

物也故君子之處物也亦必以誠爲貴所以求盡乎其實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総結上兩段之意言成己成物皆非誠不能故君子不徒成己之以此而已又以之成物曰仁曰知莫非爲吾性之所得也合內外之道言內以成己外以成物合爲一道也時措者時乎己時乎物度其宜而行之也

故至誠無息

德至實者無斯須之息息則不誠誠則不息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由其不息所以能久內誠於己者能積久而不懈則外
必有以徵於物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既能積久以徵則其及物者益悠遠而爲博厚爲高明
此誠之至而德之盛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形容至誠盛德以發下文之意物以久而成悠則所及
者遠而成之衆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積之久而徵之遠至如上所言則其德可以配合乎天
地天地所以覆載萬物化育羣生者不過能積久悠遠

而已能使物生生不已所以無疆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如此言至誠之德能配天地者至於如此也不見而章言不見其動作有爲之迹而其功效章著也由其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所以能不見而章也○註謂不見而章言配地不動而變言配天無爲而成言無疆所分屬未見必當若以不動爲配地無爲爲配天亦豈不可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言天地之所以能生成萬物由其有不貳之誠而已自此以下明天地之德以起末段而卒上文所言之意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復引上文所言以明天地之功用向所謂配者即此而可見矣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言四者皆有積累不息之功由小致大從微及著至於覆載萬物興殖貨寶其盛如此君子所以貴乎誠也○註謂天地山川非由積累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愚以爲氣之積爲天土之積爲地石之積爲山岳水之

積爲河海天地山川恐不可謂不由積累而得非必待
日增月益而後方可謂積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承上文言天既有此不息之誠聖人之誠亦不息其
可以配合乎天者爲此故也純亦不已言文王之純亦
猶天之不已也盖純與不已言雖異而理則同曰純則
見其有不已之功固未有能純矣顧獨病於不能不已
者程子言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恐未愜
右第十五章此章凡三節首言成已成物必待乎誠
中言誠之效極其至可以配天地終言天地所以誠

積累不息致其功用之盛如此而聖人之德有以配之則亦不過曰誠之至而已一反一覆丁寧示人之意可謂深矣

大哉聖人之道

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而發此以起下文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極于天其高極天也極天則配天矣發育萬物者天地之德而聖人之道能至是亦何異於天哉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禮儀言禮之大威儀言禮之小

金農巖曰三千三百極其細微而道無不在則非所

謂入於至小而無間者乎惟其入於至小而極乎三
千三百之多斯又可見其充足有餘而道之所以爲
大也賛之以優優大哉不亦宜乎彼不知此義乃曰
何不賛其小而賛其大也固矣

待其人而後行

其人謂有至誠之德者蓋禮之大小躬踐行之無一事
一物之或未盡焉必其人有至誠之德然後能之聖人
所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非能盡乎此禮無以也論
語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正相發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至盛之德至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註以

發育萬物爲道之至大禮儀威儀爲道之至小而此段爲結上兩節之意苟如此中庸之言何爲不賛其小而賛其大也優優之云實所以形容其盛殆異乎註所謂矣况此一段又正爲發明待其人而行之義則不容如此說亦審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十者皆所積累以實其至誠之德者終之以崇禮即所以更致前意也尊德性率性之謂道問學修道之謂一爲行一爲知致廣大盡精微温故知新致知之事也極高明道中庸敦厚崇禮謹行之事也盖爲學之功知

與行不可偏廢行之必待乎知知之必欲其行然其致
知也既致廣大而又必盡精微温故而又必知新其謹
行也既極高明而又必道中庸敦厚而又必崇禮厚者
忠恕是也如是則知之精粗深淺無不到而行之内外
本末無不全其德所以發育萬物而峻極于天者皆由
此致之也○註謂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此章所釋分小
大如此者意盖取費隱章内語大語小之義而卒歸之
於存養省察分之爲二端也尊德性謂爲存心者固已
可疑至其爲大小之辨而分屬之者尤爲可疑夫存心
亦有大小致知亦有大小此固理之甚明而易見者也

何可謂一大一小而偏分之也試就此所云而論不以一毫之私而自蔽自累者何以獨見其必爲大不使有毫釐之差者又何以獨見其必爲小也言毫私與毫差則其小同也言無毫私者爲大則無毫差者亦爲大也欲以異之不已難乎且所已知所已能之所以爲大所未知所未能之所以爲小者亦有說乎其無說乎不可知也新之爲所未知是則然矣厚之爲所已能則當有何證也又不可知也

金農巖曰按此一段每句各二事章句就每句內以上一事屬存心下一事屬致知此其首尾條理不容互換而若其意義之精密則要在淡體而得之以彼

之陋固未易及此而第其所自為說既以尊德性為行道問學為知則其下八事亦當依此序以行居先而知在後矣茍欲如此則雖不能每句兩屬如章句例而亦須以致廣大盡精微温故知新屬之尊德性極高明道中庸敦厚崇禮屬之道問學然後方為得其序而今乃一切反是則首尾不相照應而條理紊矣彼亦豈不知其然而既不欲從朱子說又見知新不可以為行敦厚不可以為知故其所分屬自不得不如此疎謬甚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大經者禮是也大本者大經是也經綸大經以立大本

此天地化育之所待而成其功者故曰知化育能如此
者必其知無不至而行無不全如上文所言又安有偏
倚之德哉此一段結章首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之意舊
在下而居肫肫其仁之上

右第十六章承上章言聖人所以配天者皆由至誠
積累之功以致中和之德而得之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

王者所守以爲重者有三下文所言曰禮曰度曰文是
也此一簡舊在下與其寡過矣乎合爲一段今别之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車同軌度也書同文文也行同倫禮也此一簡舊在下

簡之後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爲下者不得擅上之重故也此簡舊在上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無其德不敢者不虛行故也無其位不敢者不擅重故也言此所以結上文而起下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引孔子之言以明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之意

其寡過矣乎
此五字舊屬王天下有三重焉之下在此而文義不屬
註因而爲之説盖此上本有闕文此特其結語由上文
既逆而王天下有三重一段又脱誤在此故後人遂連
讀之合爲一段而不覺其謬也然詳此一句與下在彼
無惡在此無射義同亦無位而不敢作禮樂之意爾而
既逆其上不知果當何屬或本在吾從周之下而王天
下有三重一句脱誤插入離隔上下使後人遂失其實
亦不可知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
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此承上文以釋孔子所以不敢之意上如夏殷而患於無徵下如孔子而患於不尊是以聖人雖通三代之禮達損益之宜不得當其時而有其位無所可施之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君子謂有聖人之德如孔子者本諸身有至誠之德以爲之本也曰徵曰考曰建曰質曰俟皆所以見至誠之實當時而有位則徵諸庶民不當時而無位則以俟百世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天人之道也○註於此竟不得不如此說

足見向說之有所差也

金農巖曰彼以爲註於此竟不得不如此此說足見向說之有差也按所謂向說之有差者指二十章知人註以尊賢爲說者也於此竟不得不如此說者指此章知人註以知其理爲說者也盖彼以兩處知人皆作知其理之義故譏朱子前後異見其曰竟不得不如此說者玩侮甚矣然經傳之言文同旨異者何限且如此書首章修道達道與二十章修道達道其語意分明不同彼於此亦將說合而爲一義耶然則章句所觧知人之義前後各異者固自有說豈得以後說之故而輒斷其前說之差乎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自修諸身者而言曰動自施諸事者而言曰行世謂世世也望怨望也遠之有望如所謂東面而征西夷怨也

○註以動爲兼言行恐非下言言行動者再可見

金農巖曰按有望之義章句不釋而或問所謂遠者悦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者其義至當而不可易矣且以下文所引詩觀之在彼在此遠近之謂也無惡有望之謂也無斁不厭之謂也前後相應分明易見今以望爲怨望而引書語爲證雖似新巧未免牽合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引詩以起下文之意由其有夙夜不懈之德所以能有譽於天下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歟

此以爲下不倍其默足容申結不敢作禮樂之意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此引孔子之言用爲輒於其所不敢而妄僭焉不能素位而行昧於保身之道者之戒反覆前意其指深矣古

之道如夏殷之禮是也
右第十七章承上章言禮必待人而行又明雖有此德而苟不得乎其位不敢妄有所作爲以灾其身亦第八章素其位之意蓋每極論中庸之德又必以此而終其義者示夫不如此則雖有可稱之行適足以犯害招患而已於中庸則遠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謂宗主其道述如善述之述憲章以爲典則法度也律者奉其令而行之襲者因其利而用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此言仲尼之德其合乎天地者如此亦由至誠故耳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言天地之道以明仲尼之德之大萬物之并育而不
相害由道之并行而不相悖故也飛者遂其生養而不
害於走者之生養動者遂其生養而不害於植者之生
養有以見乎道之行於彼者未嘗悖於此行於此者未
嘗悖於彼也小德之川流一物之得其所也大德之敦
化萬物之并育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無非敦化之事
也
右第十八章十五章先言天地之道終以文王之德

此章先述孔子之德終以天地之道反覆前後以致
其意皆所以明聖人至誠不息與天地合其德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
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文者物其采也理者條其分也致曲曰密見微曰察○
註謂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今未見其必然如發強
剛毅爲義即以論語剛毅近仁仁以守之等語觀之恐
不免有異同況聰明睿智又皆爲智之德若無最下一
句又將移之不知其可乎
金農巖曰彼疑章句仁義禮智之説而以剛毅近仁

仁守之等語疑發強剛毅之不得爲義彼盖不知仁
有專言偏言之異又不知剛毅之所以近仁而徒執
言句生此疑難膠固滞泥類如此誠不足多辨也
李星湖曰子思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此五段二十字必各
有其義也聽聰視明不礙於理也睿通也雖不見聞
亦曉達赤子之疾若也知則據事而推得也寛以局
量言裕以處事言量寛則受有許多事裕則不至急
切也温者辭氣之無暴慢也柔者接遇之無拂戾也
發者斷以作事也優遊不决則不可以有執故先言

發也强如弓之難屈剛如金之難入毅如索之難絶

也齊整軟也莊嚴肅也事固有中而不正正而不中

者若曰中則必正何必曰中正凡人之事例多太過

太不及者執兩端而用中則庶幾免乎乖戾然子莫

之執一未必得其正故既中且正然後方爲時中也

其是非之别則外而文彩内而道理無能遁其跡也

密者思之細察者視之詳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誠信篤實之貌言聖人既備有上五德而又能誠

信篤實淵深廣大如此也○此一簡舊在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承上文言其積之大蓄之深時出而施於事爲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説見舊音現恐非

言其大則如天深則如淵若上文所云故民於其時出

而著乎動作云爲者莫不嚴敬之信嚮之悦服之凡此

皆非有至誠之實不能也

金農巖曰見不音現將作如何觧説其所謂著乎動

作云爲者亦只是現之義而其説如此未可曉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故曰配天

敬故尊之信服故親之聖人之德所漸被者如此其廣

大乃其所以與天合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言此實中庸之極致功德之并著無復以加也苟非聖

人亦何足以及乎此而有以知之也

右第十九章自十三章至此皆明中和位育之義以

終首章之説中庸之道盡於是矣意此本爲卒章而

下章則乃簡編之脫誤者爾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此言君子之道厚其本於内而薄其末於外衣錦尚絅在内者厚而在外者薄也外薄内厚則初雖闇然終乃日章内薄外厚則初雖的然終乃日亡此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淡而不厭言淡而有味也簡而文行簡而有法也温而理貌温而不惰也遠爲外而近爲内風爲末而自爲本微又是在内之本顯則在外之末也覩外而求内遡末而探本則既可以知夫闇然的然者於已所存之實得其存已之實則又可以推驗其日章日亡之徵苟能知乎此可以與之入德矣此又明誠僞之分君子之謙虚以存誠於内小人之矜伐以肆僞於外故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此承上文復明微顯之義君子雖於人之所不見而猶必誠必謹如此此所以不可及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屋漏註室西北隅是深密之地記謂當室之白孫炎以爲日光所漏入也詩之意蓋言見爾之在居室雖至處屋漏深密之地爲人之所不見而凡其所爲尚不愧怍乎天日子思引之以明上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唯人所不見之義此正所謂内省不疚而無惡於志者也自治如此則其能謹獨可見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乃謹

獨之效平日所爲能無所愧怍於天此其充實於內者可謂厚矣故其發於外有不待言動而人自敬信之也○上文所言其唯人之所不見豈異夫首章之不睹不聞而註以此有一人字不可以易其義不得不以爲愼獨之義而歸之于省察更以此段爲戒懼之義而歸之于存養竊所深惑果不審在其室而處屋漏此非謂幽獨得肆之地乎此非謂人之所不見乎尚不愧于此時者亦非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乎上下文意義所以異者在於何處觀尚不愧屋漏一語其意深切不翅耳提尤恐不可以忽之也夫以處屋漏爲耳目無所接取義已僻若以爲無愧於已所不聞睹是愈難爲觧此當是

何語何意且錐屋漏之密豈可遽斷以無一事豈能又
禁其思慮之起乎信乎其無一事之萌無一念之起也
所謂愧怍者何由而有乃令詩人稱義如此乎此愚蔽
之所以終不敢謂然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

引詩以明上文所言不言而民信之之意言由其所以
感人者不以言故人無有爭競而不平者也自此以下
三節皆言至誠所以化民之實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引詩以明上文所言不動而民敬之之意言君子所存

乎身者能使百辟視之以爲法則而不敢慢其德豈不彰顯乎篤恭云者明其不見有所動作也民皆敬而百辟刑之則天下自平矣○註以不顯爲幽深玄遠之義謂天子有不顯之德恐未然信若此下文予懷明德又何以觧説也於彼乃云上文所謂不顯之德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不大聲與色如爲是不顯之德何乃反云予懷明德也前既不得謂之顯則後之謂明者獨無異乎後之謂明者既不可易則前之所云又豈宜強拗其義以爲是不顯之義哉推究引詩之意本不在斷章之例據此書前後所見顯字之義亦無此類可知註有失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又引孔子說詩之辭以総結上兩節以明不動不言而民敬信之之義夫子蓋深賛此詩之言謂上之所以化下唯其實德在内若但以聲色之外臨其民而欲民之從已也則民必不從故如此者其於化民之道亦爲下矣子思又再引詩以申夫子所言之旨謂烝民所稱雖以狀言德之細密然彼毛者尚有形色之可指論未足喻不用聲色之極致必若文王之詩所稱然後乃爲德之至而得其意也亦猶論語天何言哉之意也○註以不大聲色爲但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

耳此於義雖若無大害而未免失本指不大聲以色固謂夫不以聲色也又豈是不得無聲色之用而僅能不大而已也試反覆詩意與夫子所言即可知也若必至如此終歸於不誠而已向所謂明德者果何在乎其曰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正以其不大聲與色者又竟何所屬也且以不大爲不大而已之義則所謂不顯者亦豈不可爲不顯而已之義哉不大與不顯又豈有以異者而輒分別之若此耶

右第二十章明誠於中者必著乎外之意以畢首章愼獨之說○竊謂此章本當在第九章之後第十章之前與九章所言微顯之義自以類從此特簡脫失

次偶在此耳朱子以爲復自下學謹獨之事推言以馴致于篤恭而天下平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今未見謹獨但可爲下學之事此章所言亦未見其有自下推上之意雖以其云可與入德者謂此是下學然其下五節所言皆但反覆章首闇然日章之義雖至無聲無臭亦止此而已夫可與入德云者特開示後人要知此意之辭豈有他乎且謹獨誠爲中庸之要旨而若謂此章是舉一篇而約言之又恐其未可也然所以因舊而不敢輒正之者爲此一章首尾皆完讀者尚可就求其義不害爲得不與諸所正者爲一二簡顚倒錯亂旣闌於此又妨於彼使人眩瞀遂

失一章之義用致一書旨意不明者比故也於此庶有以恕向之出於不得已非樂為此以取僭妄之罪也

東谿中庸說

聖賢之書其辭確其法密其為言也要而不汎如堯典一篇記事之史也其載堯在位百年間事首尾有體如引繩畫棊局不可漫其一井孰謂上古文字無篇章法度哉其於論述義理以著成書尤致謹嚴易三百八十四爻彖象諸辭何嘗有一語騁於卦畫之外也大學十章何嘗有一語離三綱八條者哉天下之事名目雖千萬其理一而已矣譬則雨露霜雪同一水也融而爲雨露凝而爲霜雪然而施之各有其宜一爐之鐵分以爲器方圓不能互用此從古聖賢之書所以不敢輕遺其名目者也嘗怪中庸乃聖門傳授之心法自十一章以上釋中之旨義至精且要

而其下二十一章漫然若無統紀求其所以爲中庸之書
而不可得也夫論述之文其法有三以中庸言之有釋中
之所以爲中者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
之和執其兩端用其中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是也有釋
不中之所以相反而相形者如小人而無忌憚賢知之過
愚不肖之不及索隱行怪半塗而廢是也有釋似不中而
爲中者如君子而時中國無道至死不變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是也今二十一章之中何者爲所以中何者爲相反
而相形何者爲似不中而實中也盖反覆以之而後始得
之曰此乃釋庸而非釋中也庸者常理本非別於中者而
其字義名目又不可混故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

庸朱子曰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彼子思奚獨混
之而不釋哉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
能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道不遠人以人治人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素其位而行達道達德者皆正釋庸也曰愚
而自用賤而自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者釋反乎庸者也
其餘槩言雖盡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宗廟饗而子孫保
世所稱非常之德非常之業皆不外乎一庸字而乃所以
配於中也其意豈不粲然明甚矣哉嗚呼大舜庸於孝者
也伊尹周公庸於忠者也庸之義不明於世自成王伯禽
已不免僭名器而籍口於後世九錫之議夫中者無形君
子得之而為中小人得之而為無忌憚惟有庸以配之然

後理有定而分不可踰不然而謂通篇但釋中之旨義則名之以中如釋易而名之以易可也一庸字不既多乎

中庸辨解 全